

王少舫先生百年祭

王唯唯

1986年7月19日凌晨，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，享年67岁。

王少舫于1920年农历八月三十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。父亲王忠惠生前是徽班的京剧老生，在王少舫六岁那年去世。母亲王孙氏，江苏泰州人，梅兰芳的同乡，也是一位艺人。王少舫在9岁那年被母亲送到上海从师鲍筱麟专攻京剧行当中的老生。原先王家和鲍家定的是八年学艺，然而由于鲍筱麟突发变故，王少舫在第三个年头就结束了学艺生涯。庆幸的是，在这三年学艺当中，王少舫文戏、武戏都学了一些，如传统京剧《碰碑》《昭关》《失·空·斩》《宋帘寨》等。

1933年，十三岁的王少舫随母亲第一次来到安庆，住在倒爬狮街附近的南阳旅馆。他在安庆演的第一出戏是京剧《南阳关》。舞台上的王少舫扮相好，唱功也好，得到了台下观众的认可和掌声。安庆可是黄梅调（戏）的老窝，在此地唱京剧没有一定的功底是无法在舞台上立住脚的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不久安庆沦陷，大小戏班逃的逃散的散，而王少舫一家无处可逃，只能待在旅馆度日如年。

就在王少舫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刻，当地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找上门来，提出京黄合演共度难关。丁的提议对于王少舫一家来说，就是久旱逢甘霖。经过十多天的准备，京黄的第一次合作在皖钟剧场拉开序幕。前半场是黄梅调，后半场是京剧。据王少舫回忆：虽是同台演出，那也是你唱你的，我演我的，互不干涉。然而不论哪一方如果要演连台本戏，如果演员不够，双方相互帮忙凑个人数，行话叫“补台”，这就是黄梅戏史上的“京黄同台”。

王少舫第一次上台演黄梅调是在《天仙配》中扮演二姐，画了彩旦装，唱了四句“仙腔”。这期间，在丁永泉、潘泽海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，王少舫参加整理并导演了黄梅调传统剧目《打猪草》《夫妻观灯》《兰桥会》《路遇》等。然而对于王少舫改唱黄梅调，不少同行纷纷指责王家是“忘宗背祖”。众所周知，京剧是正统的“国剧”，而“黄梅调”在当时被人贬为“淫词艳曲”，王家人改弦易辙，必会招来各种指责。

王少舫一家顶住压力，参加了黄梅调连台本戏《秦雪梅》的演出。王少舫担任剧中的男一号。由于不适应黄梅调“三打七唱”（三个人用锣鼓帮腔，七个人登台演出）的演唱形式，王少舫就同琴师商量：到我唱时，你拿京胡托着我，给我一个“音”就行了。新的伴奏乐器再加上那不同于安庆土语上的京白唱腔，使王少舫唱出的黄梅调一下子引起了当地观众的好奇。许多人争相前去观看他用京胡托着唱腔的演出，从此王少舫便有了一个“京托子”的绰号。这之后，王少舫将早先黄梅调采用的五声音阶，提高到了七声音阶，从而使黄梅戏乐曲的旋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，丰富了黄梅调的音乐色彩。

多年以后，只要略知由当年黄梅调发展成今天黄梅戏的老艺人和作曲家，都会称赞道：王少舫对黄梅戏最大的贡献就是改良了黄梅戏音乐。

当时安庆有两大戏班子称雄于戏曲舞台，一是王少舫以小生领衔的戏班子称雄“民众”剧场，二是以严凤英为当家旦的戏班子占据“胜利”剧场，二人隔街对唱，把小小的安庆城闹腾得别具味道。



王少舫与严凤英《天仙配》剧照（资料图片）

也是黄梅戏第一次走出安徽。以王少舫、严凤英主演的小戏《打猪草》《补背褡》大受欢迎。这两出小戏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情趣盎然，使久居繁华闹市的上海人耳目一新。尤其是王、严二人创造的角色和优美的唱腔使上海群众入迷。为此，上海交响乐团为王、严搞了一个黄梅戏唱腔演唱会。交响乐团为地方戏配音，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。著名音乐家、戏剧家贺绿汀、张拓、卫明等纷纷撰文，称赞黄梅戏是“来自民间沾着泥土露珠的小花”。上海的大公报、文汇报发剧评、刊剧照，黄梅戏一下“热”了起来。

1953年年初，安徽省委决定成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。从安庆抽调王少舫、严凤英来省里也是省委定的调。当时“皖戏”是庐剧，黄梅戏并不被人看好，在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汇演中，全国有二十多个地方剧种参加，安徽的黄梅戏榜上无名。

1954年9月，华东地区首届戏曲汇演在上海举办。黄梅戏《天仙配》代表安徽参加。和1952年黄梅戏第一次在上海演出一样，《天仙配》的演出轰动了上海滩。王少舫、严凤英获得表演一等奖。王少舫作为黄梅戏演员代表安徽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。在离开上海之前，上海电影厂厂长叶以群找到安徽省文化局局长杨杰提出把《天仙配》搬上银幕的想法，杨杰当场表态全力支持。

1955年，由著名导演石挥拍摄的电影《天仙配》在全国公映，好评如潮。“董永”王少舫、“七仙女”严凤英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国内外观众纷纷来信给予赞赏和肯定。有意思的是，有不少观众在给王写信时必须带一句“代向您夫人严凤英问好”，给严写信时也会礼节性地附上一句“代向您先生王少舫致意”。显然，观众把“董永”、“七仙女”当成真正夫妻了。其实，1955年拍电影《天仙配》时，王少舫35岁，严凤英25岁，各有自己的家庭。

很多热心观众为此深感遗憾：王严二人在舞台上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缘何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也结成伴侣，比翼齐飞呢？尽管观众的美好愿望终究不能代替生活的规律，但王少舫

与严凤英这一对舞台上的伴侣，在生活中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深厚和纯洁的。

举个例子。《夫妻观灯》原是王少舫和他的妹妹王少梅创作并演出的一出小戏。经过多年磨练，日趋成熟，成了黄梅戏艺术中的精品。然而，当时的省里领导看中了这个戏，要求撤下王少梅由严凤英取而代之。王少舫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说是同意，其实王少舫也很为难，他知道自己妹妹的脾气，再说一个演员没有了自己的看家戏也是很难立足于舞台的。开始，王少舫试探性地对王少梅说了省里领导的意思，却给王少梅毫不客气地给挡了回去。过了几天，王少舫再次提起“让戏”，王少梅仍然高挂免谈牌。一来二去，王少舫拿出“长子为父”的威严，冲王少梅大发脾气，逼着王少梅“让戏”。王少舫一旦发起火来，王少梅还是怕的，尽管心里一百个不乐意，最后还是含着眼泪答应“让戏”，并手把手教会了严凤英整出《夫妻观灯》。

王家兄妹“让戏”，在当时安徽文艺界一时传为佳话。

三

正当黄梅戏借着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牛郎织女》三部电影红遍全国之时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王少舫和严凤英双双受到严重打击和折磨。1968年4月8日，年仅38岁的严凤英含怨自杀。

严凤英的去世让王少舫成了活靶子，为防止王少舫步严的后尘，造反派把王少舫关进“牛棚”严加看守。同时，《安徽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狠批《天仙配》的文章，声称要“剥去董永的画皮”。1970年4月，王少舫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和省长黄岩，在全省巡游挨批一个月。

好不容易熬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本以为苦尽甘来的王少舫做梦也没想到灾难再次降临。1985年2月3日《江汉早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可怕的风》。作者徐铸成是新闻界的老前辈，不知从何道听途说后写了这篇文章。文章说严凤英被“揪”出直至惨遭杀害，提供“罪”证，揭发批判的积极参加者，则是一直受到她提携、合作配演的那个演员，就是大家所熟悉的《天仙配》中的董永。这股《可怕的风》刚从武汉刮起，《四川日报·文摘版》紧步后尘，竟将标题改成了《董永害七仙女与今古武则天》，于是“董永”害死“七仙女”就成了当时文艺界最轰动的一大新闻。

安徽省委、省文化厅党组，省黄梅戏剧团支部对王少舫很关心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经过调查研究，认定严凤英之死与王少舫无关。同年3月，《安徽文化报》刊登省黄梅戏剧团的严正声明，对造谣、传谣的个人与报刊提出严正批评，并保留追究的法律权力。

面对谣言，王少舫虽然以事业为重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，但这棵挺拔的老树难以承受如此致命的伤害，病体日趋加重。1986年7月17日下午，王少舫强忍病痛，以饱满地热情接待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，为他们讲授黄梅戏艺术及发展史。当天晚上，王少舫病情突然加剧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因抢救无效，19日在合肥逝世。

告别仪式的当天晚上，央视的《新闻联播》播发了王少舫去世的消息以及追悼会现场的情况。

（作者为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梅之子，王少舫外甥）

1952年11月，黄梅戏应邀在上海演出，这